你睜開了眼睛。

白色的樹藤在眼前交織，你花了幾秒，意識到自己身處在由白色樹藤組成的過道中。

撐起上半身，你爬了起來。手裡傳來濕潤的觸感，你低頭一看，看形狀像是土壤，卻是跟樹藤一樣的白色。流水聲在周遭迴盪著，除了流水聲，甚麼聲音都沒有，讓你感到沉靜。你恍然有一種錯覺，這裡只有你一個。

為甚麼自己會在這裡呢？對這裡沒有任何的記憶，但再仔細回想一下，你發現不只是這裡，所有一切在你的腦海中都是空白的。

「……」記憶的缺失讓你無所適從。你陷入了沉默。

不過現在還是先想辦法確認周遭的情況吧。

站起身，你正準備離開，卻聽到了除流水聲以外的聲響。腳步聲如同不協調的音符響起，你看向聲響傳來的地方。

「噠、噠、噠、噠……」腳步聲越來越大，不久後，一個人影出現在你面前。

那是一個女人，一頭白色的短髮幾乎與她身後的白色樹藤融為一體，讓人分不清輪廓。你看不到她的眼瞳，花了一些時間才發現，這是因為她的眼瞳是銀白色的。

在這段時間，她也來到了你面前。

「你醒了。」她說。儘管這女人看起來是秀氣的、語氣也十分溫和，你卻莫名覺得她周身有一種凜冽的氣場。「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目前還沒找到你昏迷的原因，也許跟考驗的某種機制有關。」

似乎注意到你一言不發，她疑惑地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(選項不造成分岐)

→妳是誰？

→我沒有記憶了。

「失憶了……嗎。」聽到你這麼說，她略顯訝異，陷入了思考。「這是考驗的一環嗎？」

似是想起旁邊還有你這個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在，她回過神，開始向你解釋：「我是你的旅伴之一，我叫千白。你在這裡是因為，你參與了一場考驗。這事要從頭說起有點麻煩，我確認一下，你是真的甚麼記憶都沒有了嗎？包括世界的一切、你的過去、旅行的目的與過程？」

你點了點頭。

「那我們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解釋了……」

「總之，先從最基本的講起吧。這個世界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這四季會待在自己的季域中，周遭則會因他們的存在而呈現相對應的季節，一直以來，四季平衡地影響著世界，各佔據一方。」

「一般而言，春、夏、秋、冬會在一段時間後更迭，就像是人類的『死亡』。 可是，不知為何，冬卻遲遲沒有『死亡』，沒有更迭的冬逐漸強大，被冬影響的區域逐漸擴大，影響大家的生活。」

「於是，為了讓冬『死亡』，春請求你拿到夏跟秋的播種，作為『試煉』的敲門磚。只要拿到三個季節的播種，就能參加『試煉』，並在通過『試煉』後，拿到能夠殺死季節的劍。你因此踏上旅途，並出現在這裡。」

「而我，是春的祭司，在你接受春的請託後與你一起踏上旅途，並盡我所能地幫助你。沒有人知道『試煉』的內容是甚麼，但就一如往常一般，我會全力幫助你，陪伴你通過『試煉』。」

「大概就是這樣，還有甚麼想知道的嗎？我會回答你的所有疑問。」

(可選擇多個選項，一個選項最多選一次)

→對於四季的稱呼有點混亂

「嗯，我想想該怎麼解釋……」

千白沉默著思索了會，才向你解釋：「先用比較好理解的分類，將他們當作『人』，被影響的區域當作『地方』好了。」

「以春作為舉例，一般稱呼『人』的時候，我們會說『春』；稱呼『地方』的時候，我們會說『春天』。」

「而當我們說到『春季』時，通常是在說『人』，但也可以泛指很多東西……如果有遇到的話，我再跟你解釋吧。」

→祭司是？

「每個季節都能有眷屬，眷屬被季節賜予力量，得到的力量通常與季節有關。而祭司，就是對春的眷屬的稱呼。」

「這與每個區域看待四季的方式不同有關，在春天，人們信仰春。春天很適合種植跟飼養動植物，春天的人們因此衣食無憂，他們認為這都是託春的福，所以信仰祂。」

「這就是為甚麼我會被稱呼為祭司。不過我的工作也只是完成一些春的請求而已，像是替她帶一些東西。至於陪同你踏上旅途，並不是春託付給我的工作，只是……」

「我也希望，無止盡的冬天能夠終止。」

說這話時，她看著你，眼裡滿溢你讀不懂的情緒。那是悲傷？那是憾恨？

你不清楚。

→沒有疑問了。

(繼續文本)

「在你睡著的期間，我四處看了一下，這裡有五個房間，中間是一個大廳。」輕輕地掰下一根樹藤，千白在土壤上畫了一個大圈，代表大廳。「而在四方，則有四個房間，看大門的樣子，應該是對應春、夏、秋、冬。除了代表秋的房間，其他大門都推不開，應該代表要從秋的房間開始。」

她在大圈外面畫了個同心圓，再把大廳的圈抹出一個缺口，圈與圈中間應該就是你們現在所處的過道，那個缺口則是大廳的入口。四個圓則代表四個房間，與外圈的大圓相接。

千白點了點過道的一個地方：「這裡，大約就是我們目前的位置。」

「大廳有不少吃食，還有乾淨的水源，要不要先去那裏休息？」

(無意義選項)

→好。

你跟著千白進到大廳。大廳的入口沒有大門，只有以樹藤交纏的拱門。拱門的樹藤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，是棕色的，也更粗，大約是手掌能勘勘握住的粗細。你覺得這樣的樹藤才更符合你的認知，雖然你現在也不太能確定自已以往看過那些植物，但這些基本的東西還在你腦海裡，告訴你哪些東西是「正常的模樣」。

粗壯的樹藤組成大廳的牆壁，許多暖黃色的光團飄浮著，提供了照明卻並不刺眼。如果說外面是甚麼都沒有而虛幻縹緲的話，那麼大廳給人的感覺溫馨踏實多了，那些在過多中源源不絕、不知從哪裡出現的流水聲也嘎然而止。

大廳最中央是一張原木大桌，上面用籃子裝了許多不同的麵包，還有一些餅乾。幾個玻璃罐並排在桌上，用格紋布封住了瓶口，裡頭裝著各種顏色的果醬，一旁則有幾個果醬抹刀擺在乾淨的白布上。

千白從牆邊的木架子拿了個木杯，抓著杯子把手，從水池撈了杯水給你。你捧著杯子，感受上面殘留的水珠涼涼地滑下，這才注意到有一個管子從牆壁中突出，水源源不絕地從中流出，流進水池又流到地上的溝中，再流入牆角的缺口。

「桌上那些食物我都看過了，沒有壞，都可以吃。」替你拉開一張椅子，千白在對面坐下，把裝有麵包的籃子往你這推了推。「你應該也差不多餓了。」

你們度過了愉快的用餐時光。

……

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…

「那麼，要去秋的房間看看嗎？」千白簡單地將東西擺回原位，問道。

(無意義選項)

→走吧。

你在千白的引領下來到秋的房門前，推開門。

(進入解謎)

(解謎結束)

一片楓葉出現在你面前。雖然說是楓葉，那楓紅卻有種玻璃般的晶瑩剔透，你伸手摸了摸，上面的紋理觸感跟一般的植物並無二致。

也就是在這時候，你突然感受到一種無法言說的感覺。腦子好像一片空白，卻好像塞滿了各式各樣的片段，你覺得自己腳步虛浮、頭重腳輕，卻又覺得身體無比沉重，來自地面的支撐壓迫著你的腳底。

你聽到千白呼喚你的聲音。那是在呼喚你嗎？她的聲音像是想起了多次，然後被絞碎在一起，最後歸於寂靜。

你「睜開眼」，「看到」了細雪落在自己的指尖。你「感覺」很奇怪，秋天為何會如此的冰冷？秋天不應有雪。

你覺得有一種分裂感，感受到這些的是你又不是你。這個感覺還在不斷地持續著，直到你遇到秋天的人們，直到他們帶著你到反抗軍的地盤，直到反抗軍的首領聲明你們利益一致、勸說你加入他們。

你「聽著」反抗軍的歡呼聲，首領拉著你的手，你們高舉的手像是象徵著甚麼，比如勝利、比如正義。

但你「覺得」事情不應該是這樣。你「覺得」有一種虛無的感覺在心中擴張，你說不出來。這個感覺纏著你，讓你無法入眠，於是你四處亂晃，然後「看到」千白跟一名小女孩說著甚麼。

那個女孩看到你後慌忙地跑走了。千白看向你，眼裡承裝著悲嘆。

你們徹夜長談，油燈暖黃的燈光映著千白的臉龐，火光在她眼中既閃耀又黯淡。她丟出一個個問題，你回答一個個問題，直到虛無的感覺被揭開面紗，你恍然意識到，你知道反抗軍因為人民生活困苦而反抗，但你不知道為何要因此推翻秋，也不知道反抗後能改變甚麼。

然後你就莫名其妙地被他們當作反抗的一部份。

「去了解看看吧。秋那個孩子。」

她溫柔又悲傷地說出這句話。

那個女孩又一次出現，這次，你們跟著她離開這裡。你們進到了充滿楓紅的秋之季域，踏著楓葉行至深處。

你見到了秋。

那是一個有著楓色頭髮的女孩，蜷曲的髮絲中參雜著枯藤與楓葉，祂的髮絲末梢有著枯枝般的黯淡與乾脆。你覺得，那頭楓色的頭髮本應如同連綿的楓林般瑰麗。

你突然意識到，那個分裂感已經消失無蹤，只剩下朦朧的痕跡昭示著現實與回憶的不協調，然後你又兀地發覺，原來這裡是你的回憶。

帶你們來的那個孩子靜靜地站在一旁。千白跟秋談了起來，她們似乎是舊識，卻也不怎麼熟的樣子。千白難得地嚴肅，跟秋講了許多，基本上都圍繞著反抗軍，你覺得談到那些話題時，秋的神色有許多疲憊。

「……妳有想好就好。」最終，千白以這句話宣告交談的結束。她向你走來，搖了搖頭，示意今天到此為止。

在路上，你與那個孩子交談，得知她的名字是瑪佩，是秋的眷屬。但秋從未宣布過她的存在，只是默認她自由進出季域。

「領主大人……很努力。翻了很多，前代領主們留下的書，但是，都沒有能夠防止冬的辦法。」瑪佩說道。她口中的領主便是秋。「大家一直抱怨，領主大人，很傷心。」

之後，你又見了秋好幾次。千白沒有再進去過，而是待在了反抗軍的地盤中，她與首領交涉了很多次，最終失敗而終。你不知道怎麼跟秋交談，大多時間都在沉默中過去，秋不願意交出播種，你們只好待在秋天，看著事情逐漸發酵。

最終，反抗軍舉起叛旗。

其餘的居民漠視了這一切，那些秋理論上的「部下」也默許了這一切。反抗軍不費吹灰之力來到了季域，他們燃起大火，將整片季域燒得通紅。

瑪佩哭著擋在反抗軍首領面前，被千白救了下來。但也因為如此，秋與首領之間再也沒有阻擋。

你突然覺得自己應當做甚麼。這是在被春請託、被首領拉攏時都沒有的感覺。秋彷彿知道了你的想法，搖了搖頭，然後露出笑容。你第一次看到祂的笑容，但祂卻在哭。

千白拉住了你。

「那是她的選擇。」她說。「……接下來的事情也許會讓你悲傷，或讓你痛苦。但對不起，請你看下去。見證、銘記、然後思考並成長，這些……四季的故事。」

你看著鋒利的刀刃反射著火光，被高高舉起，然後落下。

秋倒下了。

瑪佩衝了上去。秋身上的傷口只出現那麼短短一瞬就馬上復原，但祂卻沒有再睜開眼。

「為甚麼……」瑪佩哭著，淚珠一滴滴落到了秋的臉頰上。「我的心聲……為甚麼，不聽聽我的心聲……」

季域的火仍然燃燒著，就像秋之子民無法熄滅的怒火。

千白輕輕撫過秋的臉頰，拿下祂髮間最璀璨的那片楓葉。那瞬間，秋的頭髮變成了枯葉的顏色，那些髮間的楓葉也脆化掉落。

「走吧，這就是秋的播種了。」千白閉上了眼，又緩緩睜開。「至於秋……這孩子不願意醒來了。」

千白從身上取出了一個寶石，放到了瑪佩手中。瑪佩沒有反應，只是不斷地哭泣著。

你們踏上了離開秋天的道路。

不協調感如同潮汐在此刻一湧而上，撕裂了這一切。所有的感官都在旋轉、顛覆，化作無邊的茫然與白光。最終，你睜開眼，看到千白那銀白色的眼瞳中充斥著擔憂。

看見你醒來──你也不知道有甚麼更合適的詞彙了──千白將你扶起來，問道：「還好嗎？」

你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。你想起了離開秋天前的一切，很混亂，但感覺本應如此。

你用混亂的話語跟千白解釋了一切，儘管顛三倒四，千白卻總能準確地抓到你的意思。這感覺很奇妙，因為在你的認知中，千白只是自己剛適應好的旅伴，但她卻對你無比熟悉。

「……也許，跟拿回了秋的播種有關。」千白這麼說著，看向你手裡的楓葉。

你感覺有些地方因為剛憶起而模糊不清，不過千白會回答妳的問題的，一如既往。

(可選擇多個選項，一個選項最多選一次)

→「領主」跟反抗軍……

「秋天是由秋統治的領地。一開始，由秋的眷屬們幫助她管理秋天，但到最後逐漸成為了世襲制，秋的權力也逐漸被剝奪。」

「一部分是因為每一代的秋在交替時，總有段時間需要重新學習知識；一部分是因為『眷屬』們貪圖利益，秋畢竟無法踏出季域，便也無能為力；一部分是因為受到冬天的侵蝕，秋天逐漸荒涼，秋的力量也在衰退。」

「而到了這一代，狀態已經十分糟糕，人民開始無法正常農耕，糧食匱乏，偏偏夏天又突然斷絕了所有貿易往來。秋無法信任『眷屬』，所以唯一被賜予力量的，就是瑪佩。」

千白說到這裡，你想起來一些被你遺忘的碎片。瑪佩說過，她曾經奄奄一息地闖入季域，被秋賜予力量並救起。

「人民無計可施，即使要遷移到其他地方，但冬天的風雪無人能跨過，夏天也因不明原因而封閉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像我們一樣乘船渡過中海到春天。這並不容易，也無法讓人口大量移動，無計可施的人們最後決定組織反抗軍，將推翻秋視作希望。」

「……最後就如同你所看到的那般。」

那是只為反抗而反抗的反抗。他們很多人其實都知道這無法解決甚麼……

恍然間，你想起當時離開後，回望秋天時的感受。

無能為力的人們怪罪無能為力的季節，明知有其他可能（試煉），卻為了傾倒不滿與憤怒，而燃燒的故事。

→妳與秋認識。

「是的。我曾與你解釋過，秋剛誕生時，我看過她。」

「在每個季節更迭時，我會去看他們，這是我的任務。」

你又從她身上感覺到悲傷。

「我會看著他們逝去，幫助新的季節掌握狀況，然後回到春天。季節能感知到互相的『死亡』與『誕生』，春就是這樣掌握到季節的更迭。」

「但季節衰亡又新生，冬……卻從未消失。」

→秋為甚麼不願意醒來？

「……那孩子有個願望。一個，小小的，願望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具體究竟是甚麼，但應該與她能夠知曉他人心聲的能力有關。每任季節除了作為季節擁有的能力──像是讓植物生長──以外，會有自己獨特的能力。這任秋的能力是能夠知道他人心聲。」

「而在看到反抗軍的那一刻，她確認了自己的願望沒有實現。她曾說過，如果自己的願望沒有實現，那麼……」

「她也不想繼續了。」

你想起瑪佩最後的哭泣。

秋並沒有讀過瑪佩的心。

→可以了。

(繼續文本)

你們回到了大廳，休息了一陣。

秋天的故事就尚且如此，之後的故事又將如何？

你不知道，但你還是得站在這裡，推開代表夏的房門。

(進入解謎)

(解謎結束)